

川剧第81辑

香罗帕

重庆人民出版社



香 罗 帕

重慶市戲曲工作委員會編
(重慶臨江支路九尺坎61号)

•
*

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慶李子坝嘉陵路344号)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
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

开本850×1168 1/64 印張 $\frac{11}{16}$ 字数22千
195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

統一書号：10114·248

定价：(5) 0.07元

內 容 簡 介

“香罗帕”的故事是：歐阳子秀接到岳父書信，令其前往他家与赵蕊芝择吉成亲。子秀赶至赵府，适岳父因公外出，無人主婚，婚期只好延迟。子秀与蕊芝虽是未婚夫妇，但因礼教約束，未曾见过面。一日，子秀与蕊芝在綉楼相会，互訴衷肠。不意夫人忽然来到，子秀惊惶，只得藏身于箱中，鬧出不少笑話。夫人終于改变婚期，允子秀与蕊芝立即成礼。剧本通过許多有趣的情节，嘲笑了不合情理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

香 罗 帕

(弹戏)

薛艳秋 張洪恩口述提綱

李 行整理

人物： 欧阳子秀 (小生)
老家院 (杂角)
赵夫人 (正旦)
蘭香 (旦)
赵蕊芝 (旦)
老尼 (老旦)
案姨媽 (旦)
家人(若干)
丫头(若干)

第 一 场

欧阳子秀：(在內，唱“倒板”)

艳阳天风光好江山似錦，

〔乘馬上。

(接唱“甜皮一字”)

馬蹄下綠油油春草如茵。

微风起送花香落紅成陣，
小鳥兒枝头上跳跃爭鳴。

(轉“夺子”)

前日里我岳父修来書信，
他叫我到苏州择吉成婚。
接喜信辞老母兼程而进，
虽千里亦不觉跋涉艰辛。

(轉“二流”)

来在府門下鞍鐙，
手执兽环叩朱門。(齐)

〔老家院聞声上，开門介。

老家院：是那位？

欧阳子秀：煩劳通传：欧阳子秀到了。

老家院：啊！原来是姑爷呀！請进，請进！

〔二人同进。

〔老家院向內稟：“欧阳姑爷到了，有請夫人
出堂。”

〔赵夫人帶丫环蘭香上。

〔老家院牽馬下；复上。

赵夫人：(唱“二流”)

听說是女婿到心中高兴，急忙忙离后堂
轉到前厅。

〔向丫环。

叫丫环將酒餚准备齐整，少时刻与姑爷
接风洗尘。(齐)

那莫非就是賢壻？

欧阳子秀：岳母。

赵夫人：(仔細打量欧阳，滿意)哈哈……賢壻远来，路
上辛苦了！

欧阳子秀：岳母請升，受小壻一拜。

赵夫人：不消，不消，作个揖就是了。

欧阳子秀：受拜！

〔吹打，拜。

〔蘭香献茶。

赵夫人：本来都要派人来接你的，又不曉得你那天攏。
你不要惡气哈！

欧阳子秀：不敢当。云山阻隔，向违懿訓；疏于叩問，
岳母恕罪！

赵夫人：亲家母还好嗎？

欧阳子秀：多承动問，家慈托福，尙还康健。(不见岳
父)敢劳岳母，轉請岳父大人，小壻拜见。

赵夫人：賢壻不知！你岳父作書叫你前来成婚之后，
就奉朝廷圣命到湖北公干去了，要到秋后才
得归来。

欧阳子秀：啊！

赵夫人：你岳父臨行之时，再三囑咐老身：我家无有

三男四女，只有蕊芝一个女兒，婚姻大事，姑娘家一輩子只得一回，不可草草从事，定要等他回来，大办喜事，鬧熱鬧熱；好在也不过等待三五几月，賢壻，你該不得多心嘛？

欧阳子秀：……既是如此，那末，小壻……

赵夫人：你岳父臨行，也曾說过，路远天热，来一趟，去一趟，多辛苦！要是受了暑热，岂不反誤大事？叫你就在舍間攻讀，等候佳期就是。

欧阳子秀：小壻有老母在堂，不如辞归，臨期再至。

赵夫人：常言道：壻当半子。我家即如你家，何必客气呢！賢壻执意要去，莫非……

欧阳子秀：小壻遵命就是。

赵夫人：这才是話嘛！老身已命人准备水酒，为賢壻洗尘。賢壻路途劳頓，請先至書房歇息，少时便来相請。家院，好生伺候姑爷。

老家院：是。

赵夫人：老身还要去鋪排一下，不陪你了。

欧阳子秀：送过岳母！

赵夫人：不用客气了！

（唱“二流”）

我观他貌堂堂好个人品，
懂礼仪知对答尔雅溫文。
我夫妻只一女娇养成性，

喜今朝得佳婿甚慰娘心！（留）

〔下，丫頭隨下。〕

歐陽子秀：（接唱前腔）

這姻親乃是我先父聘定，

父辭世家凋零久疏信音。

叫我来又愆期真是扫兴，

莫奈何唯有等秋天到臨。（齊）

老家院：姑爺請！

〔同下。〕

第 二 場

〔趙蕊芝與丫頭蘭香同上。〕

趙蕊芝：（唱：“甜皮一字”）

主仆們白衣庵去還香愿，

一路上觀不尽紅艷綠妍。

蘭 香：（唱）紅似火白如雪花海一片，

蜜蜂兒嗡嗡叫頭上飛旋。

趙蕊芝：（唱）最可愛野花兒開滿田坎。

蘭 香：（唱）花蝴蝶一雙雙飛舞翩翩。

趙蕊芝：（唱）這美景在深閨那曾得見！

蘭 香：（唱）登山徑又來到白衣庵前。

趙蕊芝：（唱）主仆們散罷香再游佛殿。

蘭 香：（唱）向老尼要几塊鍋粬回還。

老师父，老师父！

〔老尼应声上，

老 尼：（接唱前腔）

有求寿有求子香客不断，

熙攘攘那能够静坐参禅。（齐）

啊！原来是赵小姐到了！贫尼稽首！

赵蕊芝：师父万福！

老 尼：小姐今日怎么有空来到茅庵？

赵蕊芝：奉了家母之命前来还愿的。

老 尼：啊！怎么不见令堂大人？

赵蕊芝：家慈微感不适，故尔未来。

老 尼：小姐劳累了，请先在禅堂待茶，然后老身再陪你去上香吧。

赵蕊芝：多谢师父。

兰 香：老师父，等会儿走的时候，多给我几块锅粑
哟，他们说的：吃了不得肚子痛。

老 尼：好，回头多给你几块就是。小姐请！

赵蕊芝：师父请！

老 尼：（唱“二流”）

上罢香再陪你庵中游玩，

赵蕊芝：（唱）扰师父实觉得心中难安。（留）

〔同下。

〔欧阳子秀上。

欧阳子秀：（接唱前腔）

院哥說赵小姐去还香愿，
聞此言步香尘前来登山。
我与她虽联姻尙未见面，
因此上跟踪来欲睹容顏。
一路上不稍停心急似箭，
累得人这一陣汗湿衣衫。

进庙来为然何玉人不见？（留）

〔寻找赵蕊芝，假下。

蘭 香：（在內）小姐，快来呀！

〔赵蕊芝、蘭香、老尼同上。

赵蕊芝：（接唱前腔）

主仆們拈罢香瞻仰圣贤。
方才間游过了大雄宝殿，
信步兒又来到观音堂前。

蘭 香：（唱）观世音生得来实在好看！

老 尼：（唱）小丫头休得要胡說乱言。

不要乱說，得罪了菩薩，菩薩要降罪的。

赵蕊芝：有劳师父，告辞了！

蘭 香：莫忙啊！师父，你說的給我鍋粬呢？

老 尼：啊，我竟忘怀了！請小姐稍等片刻，我去拿了就来。

〔下。

〔欧阳子秀上，见蕊芝等。

欧阳子秀：啊！

〔唱前腔〕

那一旁是誰家女眷？

雍容华貴服飾鮮。

面庞兒更比桃花艳，

好似那嫦娥离广寒！（留）

〔子秀佇立痴望。

〔蘭香見之。

蘭 香：嘿，我道是那个，在这里东盯西看的，原来是姑老爷呢，喜得好我没有骂呢！小姐，你看姑爷都来了！

赵蕊芝：啊！

〔与欧阳对視，羞介。

欧阳子秀：蘭香，那就是你家小姐嗎？

蘭 香：不是她还有那个？

欧阳子秀：好呀！

〔唱前腔〕

但见他羞答答半遮杏脸，

腰兒細肩兒圓玉笋尖尖。

整衣冠忙把礼见，

恕唐突自觉腴顏。（留）

賢卿，子秀有礼了！

赵蕊芝：君家万福！

(唱)见郎君年方弱冠，
美丰姿翩翩少年。
欲与他略叙寒暖，
怕人见有失观瞻。
没办法抽身回轉，
叫蘭香帶路出庵。(留)

蘭 香：是。

〔蘭香先下。

〔蕊芝后行。欧阳不舍，紧隨身后，“車轉轉”；
蕊芝故意失落手帕，与欧阳“眉眼”下。

〔欧阳欲拾帕，恐人见，犹豫；故意失落扇子，与帕一同拾起。

欧阳子秀：哈哈！

(唱)见小姐出了佛殿，
娉婷婷步履姗姗。
香罗帕失落地面，
观情景决非偶然。
美容貌遂我心愿，
只可惜未叙一言。

〔老尼持鍋粑暗上。

欧阳子秀：小姐呀；小姐！你怎么一語不发就去了
啊？唉，你叫生如何割舍呀！

老 尼：喂，你这書生，怎么如此輕狂啊！你要知道，
她家不是好惹的！

欧阳子秀：小生如何不知？她就是赵蕊芝赵小姐嘛！

老 尼：既知是赵府千金小姐，为何在此胡言乱語
呢？

欧阳子秀：老师父，你可知道；生是何人哪？

老 尼：管你是那个，她家知道，不会与你干休的。

欧阳子秀：不瞞师父，小生复姓欧阳，草字子秀，
是……

老 尼：啊！你就是欧阳子秀相公嗎？曾听夫人說过，
原来是赵府娇客呢！方才不知，請勿見怪。

欧阳子秀：那里！不知者不为怪。告辞了。

（唱前腔）

痴狂态被人瞧见，

貽話柄惹人笑談。

唔呀呀！

〔下。〕

老 尼：（唱）他原是赵府的东床令袒。

把家蜂錯当着野蜂兒看。

〔下。〕

第 三 场

〔欧阳子秀上。〕

欧阳子秀：（唱“甜皮一字”）

昨日里与小姐相逢佛殿，
但见她点翠翘高結双环。
露皓齿如觚犀朱唇淡点，
香腮上泛紅云眉似远山。
扶侍兒娇无力柳腰一綫，
羞答答低粉頸不发一言。
贈罗帕含深情有意青眼，
臨行时回头望一笑嫣然。

（轉“夺子”）

罗帕上綉詩詞頗通墨翰，
音律清寓意深造語不凡。
万不想我有幸得此良眷，
还須要勤攻讀不負嬋娟。（齐）

小姐容顏絕世，兼有文才，子秀有此际遇，真乃天賜！还需发憤攻讀，博一前程，也免得辜負小姐啊！

〔伴奏，入座讀書，心不在焉；作文，也心不在焉……

唉呀！叫人如何安得下心来啊！

（唱“二流”）

白衣庵与小姐虽已见面，
仓促間未能够傾心暢談。

昨夜晚臥床頭相思輾轉，

那有心溫功課題寫詩篇。

恍惚惚似覺得魂魄消散，

時刻刻倩影兒不離眼前。

似這樣相見不如不相見，

也免得叫學生意惹情牽。

〔回憶起昨日相見，不禁手舞足蹈模擬起相見、贈帕等情景來了。〕

〔老家院捧茶上，見狀，殊覺詫異，但並未驚動歐陽。〕

〔歐陽比來比去，不慎撞着老家院，茶潑在歐陽身上，歐陽用香羅帕拂拭。〕

老家院：姑爺。

歐陽子秀：啊呀呀呀！羞愧呀羞愧！

老家院：姑爺，你在作甚羅？

歐陽子秀：呃……

老家院：（看見歐陽手中羅帕）這張羅帕不是我家小姐的嗎，怎麼到姑爺手中來了？

歐陽子秀：這……（想介）老院哥，實不相瞞，是你家小姐贈與我的。

老家院：啊，昨天你到白衣庵去，會着我家小姐了嗎？

歐陽子秀：會着了。

老家院：我家小姐好不好呢？

欧阳子秀：好！好！好得很哪！只是可惜呀，可惜呀！

老家院：可惜甚么？

欧阳子秀：可惜昨日相见，未能相叙一語，傾吐衷腸啊！

老家院：（笑介）姑爺，若不是我家老爺湖北公干去了，你與我家小姐早就成婚了。現在雖然改到秋后，還不是一轉眼就到了嗎？那時還愁有甚么話說不完呢？

欧阳子秀：唉！老院哥，你那里知道啊！

（唱“二流”）

昨日相見已恨晚，
更何況未能够暢所欲言。

老家院：（唱）你與她成大禮只爭早晚，
到那時自能够朝夕談天。

欧阳子秀：（唱）慢說是到秋后为时尚远，
相思苦真是度日如年。
老院哥你與我行行方便，
引我去與小姐略事攀談。

老家院：啊呀！（連連摆手）

（唱）這件事老仆我實在不敢，
只因為老夫人治家謹嚴。

若被夫人知道，老仆如何吃罪得起呀！

欧阳子秀：老院哥，你剛才不是說：要不是老爺不在

家中，我与你家小姐早就合卺了嗎？我們虽未成礼，也总是夫妻嘛，见上一面，有何要紧呢？

(唱)若不是你家爷湖北公干，
你小姐她与我早把婚完。
我二人见一面想无大患，
縱然是夫人知我一人承担。

老家院：唔……就是瞞过夫人，万一小姐不喜，岂不是也要使老仆受責么？

欧阳子秀：那你就更用不着耽心了！

(唱)她贈我香罗帕其心已见，
引我去她只有感激那会責难。

老家院：呃！（想）

欧阳子秀：（唱）望院哥发慈悲积德行善，
把你的大恩德永記心間。

〔連連打恭作揖。

老家院：唉！

欧阳子秀：老院哥答应了嗎？那就走嘛！

老家院：唉，我把你没办法了啊！

(唱)引你去我担着干系不浅。
千万不能讓夫人知道啊！

欧阳子秀：我曉得！

(唱)我一定悄悄去悄悄回还。